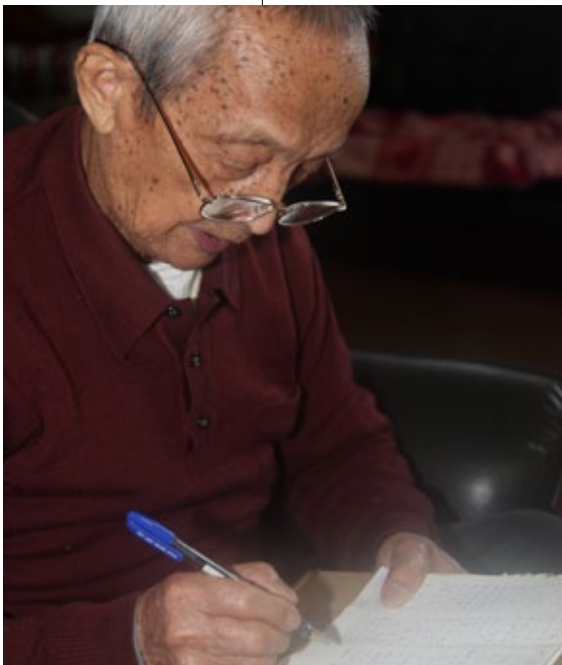




サオ語をどう家庭化、部落化していくか
——石阿松氏との談話
How to Let the Thau Language Stay at Home and in the
Thau Community: A Talk with Mr. Kilash Ihkatakafatu
文・圖——簡史朗（政大版九年一貫族語教材邵語主編）

小族的族語家庭化經驗——邵 邵語如何家庭化、部落化 ——與石阿松先生的談話



石阿松老先生以日語字母記錄邵語。

最近 有幾件具體的事例可以看出邵語目前所面臨的嚴峻處境：第一件為原住民族語言認證考試已經連續3年沒有族人應考，可以印證邵族的青壯年世代中，族語傳承已經呈現人口的斷層。第二件為2011年原住民學生取得升學加分優待的族語能力考試放榜資料顯示，邵族一共有19個學生報名，7人缺考，實到應考者12人，合格人數僅有2人，合格率是10.23%，顯示邵語在年輕的青少年世代中呈現退縮枯萎的態勢。

家庭與部落 振興族語的關鍵戰場

部落裡精通邵語的耆老正逐漸老成凋零，近幾年已經有數位精通族語及文化的耆老，攜帶著他們對語言文化的記憶，永遠地離我們而去。老、中、青三代之間各有不同的嚴苛處境，邵語的「語言活力」節節消退，恐怕已經不是「掛急診」足以形容，讓我們對邵語能否永續傳承的問題心驚不已。

邵語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列為目前台灣所有原住民語言中嚴重瀕危、亟待搶救的一支語言。2011年12月，行政院原民會教育文化處即曾來到南投縣日月村邵族聚落召開說明會，與族人面對面懇談，目的為針對「搶救原住民族語言推廣計畫」，希望共同研議出「如何透過家庭和部落來振興族語」的具體作法。此議題可以象徵內外條件都已認知到「家庭與部落」才是族語振興的關鍵戰場。

投入族語工作 卻非族語家庭

目前有關邵語的記錄和傳承中，石阿松先生是個重要而特殊的人物；而在語言傳承的案例裡，石阿松先生的個人經驗和人生經歷也是一個充滿慘痛教訓的過程。往者已逝而來者可追，希望邵語的傳承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裡，仍有挽回及補救的機會。

石阿松先生出生於大正12年（1923），今年已經高壽89歲。大約從1991年起，也就是台灣本土化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石阿松先生因為其個人深厚的邵語文化內涵，成為學術、教育、傳媒等各界研究及記錄報導的對象，因緣際會地投入了邵語文化的傳承工作，是各種邵語教材、詞典、文化研究專書的發音人或共同著作人。然而，石阿松先生的家庭卻不是「族語家庭」，關於這件事，也一直被石阿松先生引為自己畢生最大且無可彌補的遺憾。

石阿松先生育有3男3女，長男生於1947年（現年65歲），么兒生於1959年（現年53歲）。石阿松先生的夫人也是邵族人，和石阿松一樣，都講得一口非常道地、流暢的邵語。依這樣的家庭背景推測，他們的兒女應該也都會有很好的族語能力；但很遺憾的是，石阿松比較年長的兒女平常也是講Holo話，邵語不太講不過可以聽得懂，而年紀較輕的兒女則聽、說族語的能力都不太理想。怎麼會是這種情況呢？

自幼銘印的族語能力

石阿松先生自述：「我12歲之前，日月潭的水力發電工事還沒有完成，那時我還住在石印舊社（Taringquan），整個部落全部都是我們邵族人，沒有一個平地人。我和父母親及左鄰右舍的族人完全都是用我們邵族的語言講話溝通，所以我小時候可以說是全族語的生活環境。只有我去頭社念日本人的公學校時才學日語，課後則與平地的同學講Holo話，

放學回到部落的家裡時，又全部都是講我們邵族的話。所以邵語對我來講，那是我最重要的生活語言，邵語和我的生命是連在一起的，這一輩子我絕對不可能忘掉。」

原來日治時代，日本政府對邵族是採取「種族隔離」政策，不讓「福系」和「粵系」的平地人進入部落居住。即便到發電工程完工，日月潭漲水淹沒了石印舊社，邵族人被集體遷移到現在的聚落（Barawbaw，即今日月村）時，也不准平地人上岸到部落裡過夜，更別說是定居了。一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撤走為止，部落裡仍然維持著純粹的邵族聚落型態。當年部落裡的唯一語言就是「邵語」，石阿松先生的族語能力是在幼年的成長環境中銘印形成的。

平地人口激增 邵語環境不再

「換了政府以後，不再禁止平地人上岸住在部落裡，於是原本住在魚筏上的平地人上岸



邵語的最大使用群：年邁的耆老。



石阿松先生已經高壽89歲，大約從1991年台灣本土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開始，因緣際會地投入了邵語文化的傳承工作。然而，石阿松先生的家庭卻不是「族語家庭」，這件事一直被引為自己畢生最大且無可彌補的遺憾。



了，先是向我們借土地蓋草寮，後來他們除了捕魚之外，也經營商店，賣山地特產、動植物標本、紀念品之類的東西。我們邵族從很早還住在石印舊社的時代就做杵音的表演了，搬來Barawbaw以後我們的部落仍然是當年很多人來日月潭旅遊必到的地方。進入國民政府時代以後，所謂『水社化番』、『原住民歌舞』更是名聞全台灣，更多人來我們的部落觀光旅遊，也吸引了更多的平地人大批大批地住到我們的部落裡來，他們靠著賣紀念品、拍照賺了很多的錢，也買了我們邵族人很多的土地，一直到現在，我們的部落裡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是邵族人，其他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平地人。」

「回想當年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在部落裡我只能講我們邵族的話，但是現在部落裡的小孩，他們哪裡有講族語的環境？」

外來語「更有用」不忍苛責小孩不會邵語

我比較好奇的是石阿松先生的家庭應該是族語家庭，因為他和夫人都是族語環境裡自然學習長大的「族語使用者」，但是為什麼除了稍微年長的兒女能聽和說一點邵語之外，其他的竟然完全不能聽、也不能說族語呢？尤其是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第三代的孫子，這第三代的孫輩，母語已經變成是「Holo語」和「國語」了，邵語並非是石阿松先生家庭裡使用的語言。

「我的幾個兒女，當他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部落裡已經是平地人很多的時代了，他們和部落裡鄰居的小孩玩在一起的時候，講的是平地話；等他們上學了，在學校裡，聽說也是被要求要講『國語』，否則會被罰站或罰錢。所以，講平地話和國語是他們習以為常、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反倒是回到家以後，和我們做父母的談話溝通也不講、不聽族語了。」

「更厲害的是平地人多了以後，連我們邵族的成年人出門了也要講平地話（Holo語），否



幼兒參與部落活動，是族語教學的第一步。



幼童參與歲時祭典。



族語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是一大挑戰。

則連最平常的買菜購物都沒有人能聽懂，我們不學著說平地話也不行了！還有那些經營餐廳、開遊艇、賣紀念品的生意人，他們店裡進進出出、來來往來的觀光客，講的當然全部都不是邵語，會講國語、Holo語，甚至是日語、英語都比會講我們邵族的話『更有用』，處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裡，我們邵族的小孩子怎麼會講我們自己的話呢？」

「現在即使是在我們自己Barawbaw（今日月村）的部落裡，我們邵族人也只不過占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我們的小孩沒有講族語的環境，要責備邵族的小孩不會講邵族的話，我覺得很不忍心，因為大環境就是這樣。」

邵族長者的懊惱與惆悵

總地講起來，石阿松先生對邵語的前景是悲觀的，他說：「假如不在短期之內想著怎樣把族語救活，那我想，恐怕十年之內就沒有人再講我們的邵族話了。族語一旦失傳，我們的

先生媽（女性祭司）就無法用邵語誦唸祭詞與祖靈溝通；先生媽沒了傳承，我們的祖靈籃就沒有人祭拜；祖靈籃一旦被平地人的公媽牌位取代，恐怕就是我們邵族人名存實亡的時候了。」

族人們恐怕還不了解族語一旦傳承不下去時，將全面性地影響著邵族的文化命脈，我接著請教石阿松先生，難道就這樣看著邵族的族語走向滅絕消失嗎？他沉吟了半晌說：「要說為什麼我自己的家裡也沒有在說自己邵族的話，現在我後悔當年沒在家裡強力要求小孩子講邵族話，想重來一次也來不及了。如今回過頭來看，我深深地感覺到，族語的學習假如不是從小、從家裡、從部落裡出發是不對的。」

「但是現在我擔心即使能這樣做恐怕也有點晚了，因為連小孩的爸爸媽媽們也已經不會講邵族的話了。」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心中有無限懊惱憾恨的白髮長者，年前和石阿松先生的晤談就在他的



假如不在短期內設法救活邵語，恐怕不出十年就再也沒人會講了。如此一來，先生媽就無法用邵語誦唸祭詞與祖靈溝通；先生媽沒了傳承，祖靈籃就沒人祭拜；祖靈籃一旦被平地人的公媽牌位取代，邵族也就名存實亡了。



使用邵語對話的石阿松夫婦。

感嘆聲中結束，我深深感受到一位九旬的邵族長者內心深處那股萬般的無奈和惆悵。沒錯，現在或許有點慢，但是總不能不戰而降、坐以待斃吧？世上也不乏從死語救回來的語言啊！更何況邵語也還不到這種地步呢！

由家庭和部落出發 從吃飯和睡覺說起

曾和族人朋友談起一個從家庭和部落出發的計畫，我們想先從家庭下手，也就是為邵族的爸爸媽媽們編纂一套專供家庭用的族語有聲教材，內容聚焦在實用、簡易的「日常家庭生活用語」，從吃飯、睡覺、大小便開始，先讓邵族的爸爸媽媽們能聽、能講邵族的日常生活用語，然後推及他們的小孩。

唯有自家庭奠基，族語才有較為紮實的根本基礎，族語的「家庭化」進而「部落化」也才有實踐的可能。不過，這個構想還要相關的配合條件，比如：怎樣讓身為父母親的族人能有族語危機的自覺而樂意配合執行？如何鼓勵部落中的族人家庭長期投入族語振興？能否獲得公部門的認同而在資源上給予後續的、長期的支持？如何建立評鑑、追蹤及改善的具體實踐方式？前述等等都尚待持續奮鬥努力，希望邵語有一個光明的、樂觀的發展前景。◆



簡史朗

南投縣埔里鎮人，1952年生。平埔道卡斯族後代，因長期研究邵族語言與文化，而被邵族朋友稱為Tian。目前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國中教師退休，現為文化工作者。曾任政大版九階教材邵語主編、族語認證試務委員、邵語詞典主

編。主要研究領域為平埔族的歷史文化變遷，邵族的歷史、語言、文化也是用力較深的範圍。邵族因為人口稀少，文化命脈「語言」面臨嚴苛的傳承考驗；筆者最大的心願是今日的邵族不要成為明日的平埔，願意傾一生之力和邵族朋友一起挺過這段艱難的挑戰。